

# 云南德宏景颇族礼仪念词的社会功能

赵兰芳

(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礼仪是人际关系中应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人与人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云南德宏景颇族重要的礼仪有生育礼、婚姻礼、丧葬礼、收割礼、迁徙礼等。礼仪的每一个步骤都有相关的念词,它们体现了景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价值观和民俗。在景颇族社会生活中,礼仪念词对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员的关系,规范社会角色、再造人伦、塑造人格具有明显和长远的作用,同时还能强化信仰、塑造道德观念和统一价值规范。

**关键词:**景颇族;礼仪;念词;社会功能;人伦功能;民俗功能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77-04

## The Reading Words'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Rituals of Jingpo People in Dehong Area

ZHAO Lan-f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Etiquette is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eople shall abide by it as a habit in their communication. Jingpo people's important rituals include birth, wedding, funeral, harvest and migration etc. There are relevant reading words in every ritual step, which are the centralized expressions of the Jingpo people's life faith, morality, values and folk customs. In their social life, the reading words play an important ritual role, which have obvious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organizing, coordinating and uni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ocial members, and then regulating social roles, reconstructing ethics and modeling personality. The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reading words show the Jingpo people's folkways from various level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Key words:** Jingpo people; etiquette; reading words; social function; ethical function; folk function

### 一、念词的类别

礼仪是人际关系中应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人与人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礼仪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体现在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具体说来,“礼”是制度、规则和一整套的观念;“仪”是“礼”的表现形式,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具有象征性、表演性的一整套程序。礼仪潜移默化地形成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影响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礼仪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遵守礼仪,不仅可以增强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更可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云南德宏景颇族的礼仪,一般以家族或村社为基础展开,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由董萨或长者主持。景颇族长期没有成文法,其社会秩序由传统习俗“通德拉”维持,依靠公共舆论和成员发自内心的情感来实现。在景颇族看来,礼仪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秩序的,遵守秩序就可以沟通人与人、人与神,实

现社会层级、地域或生命周期的过渡,强化社会秩序。德宏景颇族重要的礼仪有生育、婚姻、丧葬、节庆等,具体来说是在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再生以及狩猎、播种、收割、迁徙等时刻举行的仪式。礼仪通过讲述、解释等手段在特定时空中展演社会生活,诵咏歌谣,祈福、驱邪、怀念亲人、祈求祖先保佑等。在不同的仪式中每一个步骤都有由董萨或长者诵咏相关的念词。念词内容包含景颇族的信仰和习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口承的景颇族习俗史。在景颇族社会生活中,念词还扮演着重要的仪式角色,对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员的关系,规范社会角色,再造人伦,塑造人格,强化信仰,统一道德观念,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事实上,礼仪念词是景颇族的信仰、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民俗的集中体现。

“景颇族有文字的历史仅百余年,有两种文字:景颇文和载瓦文。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创制了载瓦文和景颇文。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两种文字多半在教会内使用,懂景颇文的人不到景颇支系人口的10%,载瓦文也只有少数景颇人会使用。”<sup>[1]</sup>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认识汉字的景颇族远

收稿日期:2012-07-16

作者简介:赵兰芳(1970—),女(景颇族),讲师,主要从事民族艺术与文化研究。

比认识景颇文和载瓦文的人数更多,虽然在生活中大多数景颇族依然使用景颇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目前,德宏景颇族礼仪得到完整保存或较好保存的地区多半是农村,相对而言,农村的景颇族礼仪比城镇的保存得更好或更为完整。这是因为,农村地区的景颇族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少。景颇族礼仪念词多是以口头传诵的方式在景颇族地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景颇族研究者和景颇族有识之士对景颇族的歌曲、文学等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部分念词也以文字的方式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在德宏景颇族地区,礼仪中的念词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仪式的进程中根据需要由董萨或长者诵咏。这种仪式与诵咏相结合,使得诵咏既有特定的架构,也有灵活性。在同样的仪式中,念词大意相同,但长短详略、语气轻重缓急则不同,由诵咏者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决定,没有固定的篇幅和时间等限制。由于念词多以口承方式流传,因此音节流利、便于记诵便成为念词的基本形式特点,其大多为可歌可诵的韵文。念词中有特定的语法和词汇,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诵咏者不能随意混乱使用。在诵咏过程中,仪式的参与者都非常严肃恭敬地聆听,念词结束时,所有人跟随诵咏者高声呼喊,仪式达到高潮,念词会给所有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经历过几次同样内容的礼仪后,很多参与者基本都会诵咏大部分甚至全部念词,久而久之,念词内含的规范和要求就会内化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行为。

根据德宏景颇族念词的内容和功能,念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一)祝辞。祭祀时祝祷之语,喜庆活动中祝颂之语。比如,婚礼念词从婚姻的起源开始追述,先讲述植物的娶嫁繁衍,接着追述女人的出嫁起源,提亲娶亲的渊源,丈人种和姑爷种的由来,人间火种的来源,以及人类找水、接谷种、盖房、衣着等过程,其意为祝贺新郎,赞美新娘,祝福新人全家平安吉祥、世代繁衍兴旺。除婚礼念词外,在祭祀野外鬼时同样有祝辞:“有善鬼的保佑/有善鬼的护卫/消除了病痛/解除了瘟疫/家畜兴旺/子女昌盛/该祭祀的都祭过了/祝愿主人家兴旺。”在打谷前,须请董萨祷告:“保佑谷子多、谷壳少、米粒大,吃到明年新谷上场。”在打谷时,谷魂被吓跑了,如果不把它叫回来,它就不能随谷子到家,谷子就不经吃。于是,景颇族群众每年收割完旱谷时,常在打谷场上举行叫谷魂的仪式。届时,在打谷场上铺一条专供祭祀用的祭祀毯,先将打出的谷子少量地堆起来,用20个熟鸡蛋、烤熟的竹筒糯米饭和竹筒酒作祭品,然后董萨手中摇动一根挂满小铃铛的棍子,口中念唱并祷告:“人看不见的,你能看见;人不能做的,你能做。谷魂哪里去了,快转回来。”祷告毕,即可搬运谷子回家。但谷子一进大门,董萨又再次祷告:“路上有鬼

桩,你不要怕,那是我们献鬼用的;鸡叫狗咬,你不要怕,那是我家里的……什么你都不要怕,好好地在这子里。”<sup>[2]145,270</sup>

(二)咒辞。凡遇到灾祸,如自然灾害、疾病等,都认为有鬼作祟,需要请董萨念鬼、招魂。此外,对做了不该做的事的人,也会进行诅咒。如《撵鬼咒》:“我语变箭/我心变黑/我骨变硬/我手变铁/叫他(她)——/口饮蛇毒/嘴吞蜂针/万箭穿心/叫他(她)——/百病缠身/坐不安稳/睡不安心/叫他(她)——/绊脚断腿/睡着丧命/被烧成灰/叫他(她)——/过不好一春/房门牢固打不开/这里无你的地位/我们与你无亲无戚/我们跟你无牵无挂/你去你的黑世界/我住我的太阳城/大火烧着啦/见光鬼吃亏/鬼类快躲开/否则变成灰/走、走、走/不撵你自走。”<sup>[3]</sup>由景颇族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可知,景颇族先民发源于“木转胜拉崩”,那里终年积雪,生活极为艰辛,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自然界经常发生一些难以解释、难以预知的灾难,还会遭受到野兽的侵袭。景颇族先民对这种外部力量无法控制,因此,他们信仰鬼神,认为万事万物都有鬼的存在,会赐福或者降祸于人,只有念鬼献鬼才能得到庇佑。又如,在田地里的谷子被偷窃,如果失主怀疑是某人所为,而某人不承认,失主与被怀疑者争执不休,双方就会请董萨(祭司)和三四个中间人,到地边容易被雷打的树下喊天呼地诅咒,让鬼神判明是非。先是被怀疑者对天呼喊:“天神雷鬼,听着,看着吧,如果是我偷的,让雷斧劈我,雷火烧我,让我死!”失主也对天呼喊:“天神雷鬼,听着,看着吧,如果是我诬陷他,让雷斧劈我,雷火烧我,让我死!”他们认为,如果诅咒后被怀疑者确实偷了谷子不承认,日后他会遭雷打,或患重病,或房屋谷地被雷击火烧。反之,如果失主诬陷好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应。<sup>[4]34-35</sup>

(三)哀辞。哀悼死者之语,包括赞美死者的功德,祝愿其回归祖先所在地和希望其佑护生者等内容。景颇族有人去世后,要请董萨念诵送魂祭词:“亡人的魂亡人的灵呀/背着谷种/挎着砍地的长刀/牵着犁地的牛去吧。”德宏景颇族的丧葬日期一般3至7天。从人死的当天晚上起,亲戚朋友就来到死者家中跳“布滚戈”,边跳边唱《送魂歌》:“星星会殒落/江河会干枯/老虎豹子、大树小草都会死掉/人也是这样啊/你的阿公阿祖朝前走了/今天你也跟着走了/你放心走吧/不要牵挂儿孙/你留下的猪鸡牛马有人看管/你种过的地有人耕种……你背上筒帕、挎上火枪、提着长刀上路吧/沿着祖先迁徙的路赶回北方老家/你莫回头/尽管放心走/平常莫回来/请你你再来/子孙会献祭你/你要做个好鬼/保佑我们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景颇族相信人老去世后,会回到他们先民的发源地,同时将一切灾难带走。丧葬念词中死者的精灵因人们给他奉献牛而说道:“我喜欢这条活牛/喜欢美味的供食/从今天以后/

后代人们/屋后牛满圈/屋前牛满圈/金银财宝满屋/远离各种灾难疾病/生活像流水一样清澈吉祥。”只有善待祖先神灵,他才会保佑后人。

## 二、念词的秩序功能

在景颇族礼仪中,念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使得景颇族的生活各方面得以有序地展开,发挥着强化社会秩序、把不同的社会阶层整合成有机整体的功能。

(一)组织。礼仪既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也发挥着强化社会秩序的作用。仪式的各个环节都有很多人参与,有极强的大众参与性,包括亲族邻居的参与,以及祖先神灵的参与。景颇族认为人与鬼、人与祖先、人间与阴间、过去与未来都是统一的,人的祸福利害都与祖先的鬼魂有着联系。因此,礼仪中的念词不仅有现实生活的内容,还有祖先鬼神的内容。在他们的观念中,由于血缘关系,祖先鬼神会天然地保佑子孙后代。在礼仪中,吃新米时,寨子里的人围坐在火塘边,喝着水酒,吃着新米饭,倾听老歌手诵咏木占调,从人类祖先如何得到谷种、怎样学砍地播种,到家族的由来、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念词赞颂祖先神灵的恩赐,祝福主人家人畜兴旺,<sup>[2]219-220</sup>同时告诫人们要顺天意,依靠祖先神灵保佑平安,以免招致不幸。礼仪是人生周期的外在体现,是人生各个阶段的联结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种礼仪,决定着景颇族的生活节奏,是凝聚家庭亲族的特别时刻。这就使得社会生活与人体人生同步。仪式不断重复,念词不断诵咏,也就不断地强化了个体的社会意识,最终使个体与社会一体化。

(二)协调。景颇族长期实行刀耕火种,烧地之前要先祭献崩培风鬼。祭献时,董萨祈求道:“呼风的崩培呀,带火的崩培,请你帮帮忙吧,吹出强大的风来,点上旺旺的大火,把地里的树枝杂草都烧尽,可别烧到地界处的森林,也别烧着人和房子。烧好了地,能种下谷子,等秋后杀猪杀鸡祭献你。”<sup>[4]33</sup>念词中除了吁请崩培帮忙外,还强调邻里的和睦。此外,念词还常以否定的方式强调行为准则,如:“到别人家做客,要在主人指定的位置就座,不得久立不坐”;“别人不告辞,不能抢坐其位或板凳”;“在重病人家,不能讲告别的话,要不告而别”;“有客人在,家中不能发生争吵打闹的事”;“长刀不能从火苗上拿过或递给他人,递刀时,刀刃不能对外,必须手持刀尖递给对方,不准拿刀乱砍粮食”;“平时不要随便敲响碗筷;唤醒别人,不能用脚踢;客人不能坐在主人座位处;主人递酒传烟给客人,客人必须双手接;吃饭时,饭包要从小头吃起,不能先吃大头”;“途中捡到东西,不能据为己有,而要设法交还失主”;等等。总之,景颇族的礼仪念词内容具体入微,协调家人、邻里、亲族之间的关系,强调从一件件小事做起,加强个体的修养,归属于群体之中要有礼

貌,尊重他人,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诚信不欺。

(三)凝聚。在德宏景颇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目瑙纵歌”上诵咏的念词有:“跳啊/唱啊/大家都来唱哦啦/我们同晒一个太阳/同吃一锅饭/同饮一筒水/同走一条路/携起手来/围成圈子/跳得地动山摇/唱得歌声震天/跳出五谷/唱出幸福。”在仪式中,人们超越了现实中的等级界限,没有了亲疏远近,不再分辈分高低,更不管身份高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为同一个目标。同样,丧葬仪式上的念词叙述人为什么会死,歌颂死者生前对家族族人的贡献,一方面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一方面借助纪念死者达到情感的沟通和交流,确立族人的认同感。

德宏景颇族认为人生病有两个原因:一是丢了魂,二是有恶鬼缠身。招魂的原因是某人受到惊吓,灵魂离开肉体,需要举行仪式去除不祥,使游离于肉体的灵魂重新归来。由于各个魂居住在人体不同部位的血管中,病人身上的哪个部位有病痛不适,就要招那个部位的魂。而对不同性别、年龄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叫魂方法。如果是因招惹了恶鬼而生病,则要由病人家杀小猪、鸡或拿干鼠、干鱼等作牺牲,并请董萨到家中念鬼,将鬼赶走才能康复。念咒赶鬼除病,是德宏景颇族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祭祀活动。下面的这段招魂念词就体现了这种思想:“生命的魂呀/活人们的魂呀/阴间的地是冷冰的/阴间的地是潮湿的/飞舞的蚊子就像飞着的老鹰/……在主人家里/备好香甜的饭/摆好美味的肉菜/备齐甜美的酒/热情地等待着/现在回到第七道岔口第六道路口了/主人家的魂丈人姑爷家的魂呀/所有亲戚朋友的魂呀/大家一同回去吧/回到第五道岔口第四道路口了/回到第三道岔口第二道路口了/你在回到第一道岔口了/走到亡人的墓地/别在墓地久停/别停在墓地上/快快回到寨子吧/快快回到自己的家吧。”<sup>[5]651-652</sup>可以说,仪式可以消除焦虑,宣泄消极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景颇族认为人与鬼、人与祖先、人间与阴间、过去与未来都是统一在一起的,人的祸福利害都与祖先鬼魂有着联系,取悦祖先鬼神,就可以驱邪迎福。因此,景颇族仪式中念词特定的结构和特定的功能,能在相当程度上引起参与者的精神愉悦,克服现实中的精神危机,使焦虑得到宣泄,心灵得到安慰,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得以加强。

## 三、念词的人伦功能

景颇族礼仪念词承载着景颇族的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和文化禁忌等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传承方式。

(一)规范角色。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在社会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德宏景颇族礼仪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赋予人们的社会规定性,使之具有本

民族的感受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特定社会集团的成员。礼仪念词关于个人角色的内容主要有:个人道德主要是不能偷人抢人,不能闲游浪荡,不能调戏已婚妇女,否则会被众人歧视;要参加本村寨的义务活动,要尊重父母,否则有困难时众人不予帮助,其子孙不会昌盛,生活不会富裕;还有不能虐待妻子,若她能勤恳持家又能生育,丈夫不能借故再娶。除此之外,在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道德责任主要有:要供给妻子各种必需品;妻子外出迟回时,丈夫要舂米做饭等待她;妻子生病生育时,丈夫要善待她。妻子对丈夫的道德责任主要有:要负担家务劳动,帮丈夫洗缝衣服等;如自己不能生育,须协助丈夫另娶。父母子女的道德责任主要有:父母要照顾孩子的吃穿,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并为其成婚;儿女要负责赡养父母并为老死的父母埋葬送魂。<sup>[6]</sup>

(二)重建人际关系。伦理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德宏景颇族仪式念词中表达的伦理观念,一方面与信仰相联,是理想信念的引导;另一方面指向现实生活,不是抽象的教条。景颇族有进餐前礼祭祖先神灵的礼俗,其念词主要内容是铺叙丰盛的美味佳肴,感谢祖先神灵对后人的佑护,而多数念词从家族的由来开始,历数世代祖先,遍数进餐者,请求祖先保佑所有进餐者,使家族世代兴旺。景颇族的礼仪念词以情感的沟通为基础,宣示家人的亲密、邻里族人的团结,达到强化家族认同感、和睦亲族、协调关系的目的。仪式对重建人际关系有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其他场合不好见面的人,在仪式上可以自然地见面;在其他场合不好说的话,在仪式上可以避免尴尬地说;过去发生了矛盾的人,可以借助仪式活动得到化解。总之,通过礼仪,通过念词的引导,人们可以重建友好和谐的关系。

(三)塑造人格。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界的要求、规约和他人的行为会对人格的塑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情感的感化对人格的形成影响更为深远。景颇族仪式念词以饱含情感的内容影响着人格的塑造,如:“锋利的长刀不在刀鞘好,好看的姑娘不在筒裙好”;“猴子穿上裙子,还是猴子”;“有酒大家喝才香,有话当面说才亲”;“景颇人家里只有打狗的棍子,没有赶客人走的棍子”;“没有母亲的人最可怜,忘了母亲的人最可耻”;“竹子没有叶,竹心会空;人要有私心,就没有伙伴”;“不会耍刀的男子,算不得景颇男子”。这里,没有空洞的道理,更没有抽象的要求,而是以具

体细微的日常行为为对象,规范人的行为道德,潜移默化地塑造人格。

#### 四、念词的民俗功能

德宏景颇族借助于礼仪的举行实现了族人的感情联络、血缘的凝聚和文化的认同,构筑了景颇人的生活内容,决定了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礼仪念词依存于景颇族社会人生之中,随着社会人生的变化而变化。念词不仅发挥着组织、协调、凝聚社会成员的关系,规范社会角色、再造人伦、塑造人格的作用,而且强化了信仰,塑造了道德观念,统一了价值规范的功能,与此同时它的不同构成元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显现了景颇族的民俗习惯。

(一)婚恋民俗。在景颇族婚礼上,要请董萨诵咏《孔然斋瓦》,念词中除了包含对新娘新郎的祝福外,还追述景颇族婚姻的历史,教导新娘新郎人生道理。如婚事卜卦“火烤卦竹问婚事/欲娶的丈人家女子/是长寿有财有福的女子/是多子多孙的女子/会孝敬公公婆婆/会与兄弟姊妹和睦相处”<sup>[5]656-657</sup>;又如“从今天起/若是想念父亲/就看着你的亲婆婆吧/像婆婆那样勤劳/像公公那样勤劳吧/新娘新郎呀/相亲到老/相爱到白头。”<sup>[5]662</sup>

(二)生育民俗。景颇族人家新添孩子,要请董萨祭家堂鬼,祝辞为:“这家添了新人,他是你们的后代子孙,你们得好好保佑他,让你家的新成员健康成长,百病不生。”如果新添的是男孩再加上一句:“等他长大成为一个能干有本领的人,他会经常杀牲来祭献你们的。”若系女孩时则说:“等她长大出嫁了,她也会回来杀牲来祭献你们的。”<sup>[7]</sup>新生儿落地后,要请老人为小孩拴线,念吉利语,老人手持舂臼,边舂边念:“祝主人家又增添了新人,让他健康成长,无灾无病,全家幸福吉祥。”<sup>[2]184</sup>

(三)丧葬民俗。景颇族不认为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而相信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每一次生死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环节,回到祖先那里,过一段时间还会回来,所以死不是人生过程的终结,而是人生在一种新的状态下的延续。因此,不需要悲哀,要跳,要唱,要庆祝。在举行葬礼之后的若干天之后,还必须为死者举行一次隆重的“送魂”仪式,死者的肉体虽然灭亡了,但其灵魂仍然存在,需将死者的灵魂送到祖先最初居住的地方,与以往死者的灵魂一起欢聚,同时送魂仪式要比葬礼隆重。在送魂仪式上,董萨念诵送魂祭词:“亡人的魂亡人的灵呀/背着谷种/挎着砍地的长刀/牵着犁地的牛去吧。”之后,魂灵对董萨说:“亡人应得到的已经得到了/亡人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今日以后/生死魂灵已经分开了/我要沿着祖父回归的路/沿着祖母回归的路走了。”<sup>[4]34</sup>丧葬具有双重性,人们既对死者有一种寄托,又借助纪念死者达到情感的沟通。

(下转第85页)

所,很少能见到适龄的年轻女子。听当地的藏族老人说:这里的女孩子更希望嫁到广东、江浙、四川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那些嫁到外地的女子,她们的孩子也不再说民族语。走出大山后,只有见到本乡的人才说母语,民族语自然就会退化。

#### [参考文献]

- [1]王磊.丽江塔城洛固村东巴教与藏传佛教的变迁与交融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
- [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4.
- [3]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 [4]刘青.玛里玛萨人的宗教文化与民族接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60-63.
- [5]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6]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概

况[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34.

- [7]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卷五十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527.
- [8]杨浚.南诏浪峨人苗裔追踪考察报告[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六库:[出版者不详],1987:11.
- [9]陶天麟.怒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27.
- [10]和即仁.云南蒙古族语言及其系属问题[J].民族语文,1989(5):25-36.
- [11]和即仁.关于云南蒙古族卡卓语的形成[J].民族语文,1998(4):51-54.
- [12]巴顿 N H,布里格斯 D E G,艾森 J A,等.进化[M].宿兵,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
- [13]黄娟.滇西北植物多样性特征[J].云南林业科技,2000(4):42-45.
- [14]任国鹏,河远辉,朱建国.滇西北动物保护优先地区评估——一种基于物种的快速评价体系[C]//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出版者不详],2004:17-27.

(上接第80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景颇族的礼仪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消失,依存于仪式的念词也会逐渐消失或融入其他文体,但景颇族对好日子的期盼、对人们的祝福、对孝道的强调、对邻里关系的重视不会因此而消亡。事实上,念词所蕴含的景颇族的人生信仰、道德观以及价值观早已凝固成景颇族的习俗,转化为景颇族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念词并不会消亡,它会以其独特的方式继续对景颇族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景颇族简史编写组.景颇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37-138.
- [2]刘刚,石锐,王皎.景颇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3]张建章.德宏宗教[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41-44.
- [4]石锐.景颇族刀耕火种文化的变迁[G]//景颇族研究:第一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 [5]石锐.景颇族传统祭词译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 [6]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土家、景颇、羌、普米、独龙、阿昌、珞巴、门巴族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44.
- [7]刘稚,秦榕.宗教与民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26.

